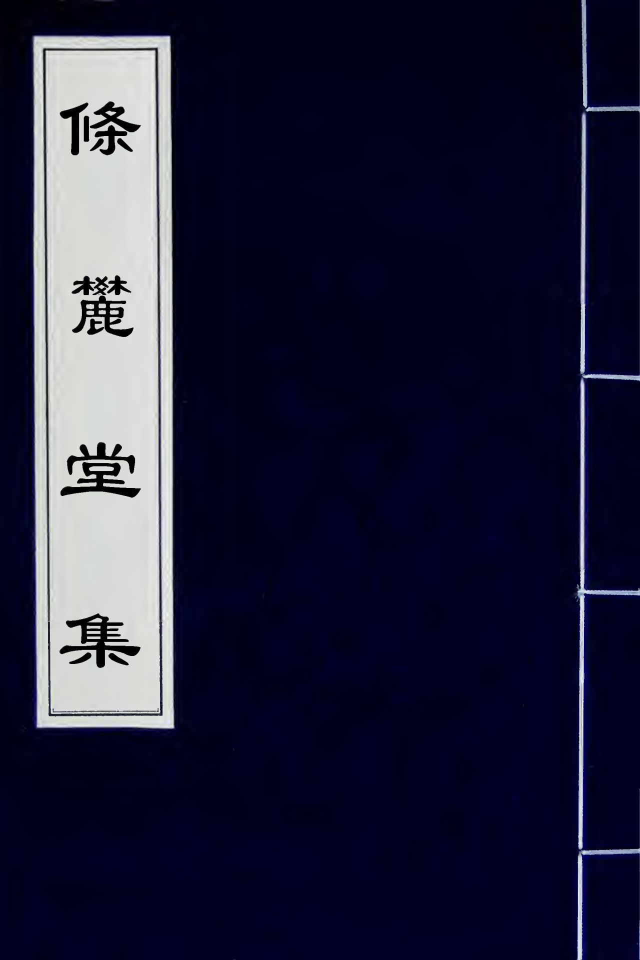


條麓堂集

倐麓堂集卷之十四

策問一

嘉靖乙丑會試二問 程策二道附

問帝王之符命其來尚矣詩稱受命書稱永命雖未明著符命之說然觀玄鳥之詠歸禾之篇非符命歟蓋天將篤佑非常之聖以寵綏四方則必有受命之符以開其先而聖王茂建非常之烈以克享天心則又必有永命之符以彰其應理則固然弗得而儗也巢燧遠矣追五帝三王之世其昭著圖牒者則粲然矣亦曾攷而知歟後代英誼之辟亦往往有氣珍物瑞垂諸簡策者畧

可槩見然亦有可與古帝王並稱者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開基我成祖文皇帝以睿文纘緒峻德巍煥光被寰宇奇禎殊阜焜映後先誠有與三五比崇者矣我皇上至神至聖撫運中興茂建配天之烈盖開闢以來未之能盛也乃自貽哲之初以至今日天符降地符升叢委紛綸不可勝紀則又有增光二祖而獨軼古初者焉可得而揚厲歟且受命之符天則為之矣若乃永命之符雖出諸天而多福自求其機有在我皇上所以迓天庥之隆渥而綏景祐於無疆者固必有道也亦能仰窺而頌述歟夫觀天莫繪遊聖難言固矣然玄貺

集而弗彰洪業成而弗賛非臣子之心也諸士其極思

而恭陳之固未能盡闡其盛庶或得一二焉

執事以帝王符命發衆承學將以闡曠世之鴻禎表

至聖之駿烈颺頌金石光之罔極心至忠也顧隙光

無以議日月之明斗水無以評滄海之量愚生何足

與知之哉雖然玄既集而弗彰則神心弗悅洪業成

而弗賛則闓澤弗騰是掩天庥而蓋聖德已愚竊悉

焉敢不據厥所聞恭述以對夫受命之説莫詳於詩

如曰有命自天曰天有成命者不一而足固未嘗言

符命也永命之説莫詳於書如曰祈天永命曰受天

永命者不一而足亦未嘗言符命也然觀玄鳥之詠歸禾之篇非符命而何故知天鑒孔昭聖生非偶若乃貞元既會光嶽載完運合豐隆聖當首出將以旋轉乾坤綏定大業必有假借非常之瑞預發其兆譬則時雨將降山川出雲非故為之也其理既動其機自形不得而秘也及其紹光闡繹克懋厥勛馨德昭升睠懷濃渥將俾之昌熾祚以靈長則人必有假借非常之瑞明示其意譬則愛深於心喜見於色亦非故為之也其理已動其機自形不得而秘也故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又曰聖人達順則天不愛道地不

受寶吁天人之際其昭灼彿懋顧若此歟巢燧遠矣迨夫書契而後羲農軒堯虞夏殷周之際則粲然矣其迹暎瑶鈐事傳金簡緯風可覩也是故虹流龍見羲炎寔生樞電龍圖軒堯用誕玉厝神珠啓舜禹之興巨跡玉璜開商周之祚其炳燿於先者固若此也謂之受命之符非歟若夫出河之圖涌泉之醴醮洛之書赤文之籙華琯龜疇狼鈎鳳書所以鏗鍧於後者又若此也謂之永命之符非歟卒之濬發既長保定且固以履位則或百九十年或百十有五年或百年八九十年以奠基則或四百年或六百年或八百

年據其始各有明徵驗諸終如持左券信豈偶然哉所以載在詩書傳諸信史萬代而下猶班班如見者也後代英誼之辟非無氣珍物異垂諸簡策第其德謝淳精治歉洪暢偶于一至之應即謂興王之兆猶且君臣動色紀元升歌封泰山禪梁父昭揭發揚圖所不朽者矣然其視古帝王何如哉若乃峻德神功作述相聯玄珍黃瑞圖牒交輝則未有如我國家之盛者其卓譎殊尤之迹更僕未易終也而其端則可引焉當夫夷運方傾華亂無主天將滌腥羶之污涅復神明之舊疆于是我太祖皇帝出焉先是象簡薦

九赤光充室神斑躍立以告異青田望雲而知氣迨夫一戎拓業六服承風則又有彩霞成鳳卿雲聚繡與夫獨角之犀食火之鳥佳木瑞蓮赤烏白兔之類繼踵而至偉哉煌煌乎受命永命之符非與帝王比崇者歟及王路初夷華除適會天將剪蕩權姦保固丕圖于是我成祖皇帝起焉先是暎宮滿室神光絢五色之輝天表日章術者詠太平之狀迨夫錫玉告成垂裳流化則又有景星慶雲甘露醴泉昭見於上下佳木瑞麥麒麟騶虞森蔚於邇邇偉哉煌煌乎受命永命之符非與三五比崇者歟茲何也夫疆正華

宇碩功也纘大考烈隆孝也經叙民則彝章也膏濡

四隩洪澤也饗帝假廟崇禋也垂裕無疆昌緒也其

建茲大業天寔使之是故必有開也其既建茲大業

天寔鑒之是故必有應也而我二祖方且志操兢業

躬勵儉勤宵察機祥綏懷窮困抑抑乎其弗遑焉此

所以丕冒之治蟠極于無垠聿懷之福昭受而無替

者也列聖嗣服重熙累洽及百五十年餘維紀稍弛

海內多故天佑邦家聿求至聖於是中興大命遊集

於我皇上先是慶雲炫采當翼軫之分黃流澄派恊

震育之年神芝滿山赤光燭漢野老獻蟠龍之兆靈

罔著天子之稱其受命之符紛至疊見亦既超古今而獨盛矣乃我皇上體膺含幾窮神達化於是踐王斗握金鏡振乾綱肅坤紀宣鬱達幽勅憲申度懲奸遏惡起滯亨屯蓋一日而天下改觀焉乃于是崇孝尊親敦有本之至化議禮制度定無前之大猷以禮百神則四郊秩分祀之儀明堂隆大享之制春秋重其祈報水旱切其禱祀是炎黃之肇祀也以惠萬姓則勸農蠲租開衣食之源發帑施藥軫窮獨之慼憫於庶獄屢頒欽恤之條慎評庶職持重貪殘之罰是舜禹之憂民也以昭聖文則箴訓示傳心之要記頌

發欽天之恍典揭明倫錄標大狩是羲堯之文畫也以彰神武則揚艫南指鯨海澄波楚旆北防龍沙寢燧鑾溪種洞憑山嶠藪之夫莫不革心嚮義授首伏辜日域月窟辮髮貫胸之長莫不奉琛來王獻圖請吏是湯武之勲伐也遂使湛恩汪濊協氣橫流上暢九垓下泝八埏逢湧原泉沕潏曼羡巍巍乎蕩蕩乎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者矣繇是天符皆降則景星時見甘露再零瑞雪敷華靈雨沛潤是不愛其道也地符皆示則同本異穗之禾紫蓋朱英之草相望於歲時神鹿祥兔玉龜白鵲群遊于宮沼是不愛其

寶也殊絕奇詭莫可名狀紛紜叢委史不勝書則其
永命之符又非超古今而獨盛者歟即是而言定命
者天也時行者聖也感通者機也違順者信也其德
神者其應速其功鉅者其效閎雖云莫致而至寔則
多福之自求者矣謂無自而然歟抑猶未也天之於
君猶親之于子也親慈而孝尤加慈則愈至天眷而
敬無斁眷則彌純今幽贊叶矣神告明矣億萬年無
疆之休端在是矣皇上猶穆然淵觀惕然勤思上帝
之昭事日嚴下民之陰騭愈厚儌圉萬里時歷屠譔
雨暘四時恒縈宸慮所以夙夜宥密緝熙而基命者

翼如也於都哉其赫靈顕兆崇綏而無競若彼專精
壹志廣運而不息若此殆將使休和益懋保佑彌申
偕箕翼以常新比磐石而永固矣乎斷可識矣豈其
猝哉古人有云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
故不持三五之迹流示無窮而王褒宣樂於中和班
固蜚聲於典引張說揚休於大衍九齡繼響於龍池
漢唐之代亦且然矣矧有如今日之極盛者乎誠宜
著堯舜之典播商周之頌以騰洪輝奪景炎俾純粹
至懿清和正聲緜奕乎千載與天無極豈不偉歟此
則廟堂簪筆之臣所以快覩而備書抽英而振藻者

也草茅讚述之辭譬則以管窺天以筳撞鐘豈能通
其條貫發其音聲哉亦徒以復明問云爾
問山澤之儲民生之利用存焉自太公立圜法以權百
貨之中管仲煮東海以佐一匡之業而後世之言鹽筴
錢幣者宗之要以經制阜民通利上下法之不可已也
漢唐而下其制蓋益密矣以言鹽筴則有官給器而募
民煮之法有官自貨而總其利之法有召商入貨中引
之法是孰爲適宜歟以言錢幣則有兩銖四銖八銖之
異其品赤仄比輪公式之異其名當五當十當千之異
其用是孰爲折衷歟我朝略酌往古設鹽運司鹽課司

以榷鹽筴談寶源局以鑄錢幣制易而不煩法信而可守視歷代最稱善矣廼邇者淮鹺底滯邊餉告詘制錢阻塞市閭生疑若是者何故說者謂工本之鹽增則正課壅私鑄之錢盛則制寶淆其果然歟停工本斷私鑄果可使泉貨阜通公私兼濟歟且鑄錢利重而私鑄則其奸微故察之為難工本之增度支專為足邊計也茲而摃之將安所取盈歟夫按握筭而不知縱橫非適用之器也多士於茲二者諒有成畫試為我陳之

經國之道莫先于慎法法者國與民之所恃依也國依於法則令重而體尊民依於法則趨聽不惑有所

恃以殖其業而鼓舞不倦甚矣法之不可以不慎也
故立法者必慎為經久之規而務在法之可常行法
者必慎為通變之權而務不失乎立法之意猶之持
衡然鈞鎰銖兩截然不可以毫釐假也至其一低一
昂一進一退趣物制平因變濟務則權之用歸焉耳
今夫鹽筴之榷也錢幣之興也先王所以阜國足民
兼利上下之大經也惟操之而不得其權焉斯其弊
有不可勝原者矣盖利與義相為出入者也經國者
導利布民期于兼濟義莫大焉夫苟見小利而輙易
軌焉求法之通行而無害不可得也則今日之鹽法

是己利與害互為輕重者也經國者導源塞隙守於
畫一利莫大焉若見小害而輙自沮焉求法之必行
而民信不可得也則今日之錢法是已愚嘗通覽古
今之故錯綜利害之端而有以得致弊之原與夫救
弊之要矣且鹽筴何昉乎昉于管仲相齊代菹薪煮
海以啓富彊之基也嗣後元狩修其術而禁榷遂與
古今相為始終其烹煎之制給予之宜法禁之張弛
公私之利弊代有變矣求其適時之宜大有裨于司
農之經費者吾惟取夫唐之募商給引宋之入粟實
邉之二法者焉錢幣何始乎始于太公佐周立九府

圜法以通泉貨之用也迨于周景更其制而後世遂各因時之利病以為興廢其名品之異制用之殊輕重之相懸真贗之相錯代有變矣求其折貨之衷雖時有廢興而不改者吾惟取太漢五銖唐開元之二錢者焉夫自太公管仲而來上下數千載矣而法之可稱述者僅僅若此法之善誠難矣而將法者不可不慎察也我朝于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分地而淮浙齊晉之課專給邊餉募商輸芻粟塞垣領引守支蓋倣唐宋之意而規制為益善矣然就各運司而論而淮之課

居其十七是以九邊之仰給尤重夫何邇年以來鹽務積滯邊廩告虛使二百年通濟之法一旦廢格牴牾交敝於中外是惡可不深求其故耶蓋鹽雖斯民無日可缺要不過食味之一耳嘗夷吾計口筭賦逮于吾子苛矣然必有是口乃筭是賦非漫加也異日者淮鹽額課不過七十萬引有奇已爾迨承平寖久而生齒繁于是每引以餘鹽副之蓋寔計一百四十萬有奇矣正課遵舊制入粟關塞以寔邊儲餘鹽權時宜入餘運司以解內帑寵無羸積國有倍利法至善也頃歲額派之外復加以工本鹽三十五萬引亦

以餘鹽副之準國初課額固已三倍之矣而羨鹽之割沒不與也夫行貨之地未嘗加闢食鹽之口豈能驟倍鹽驟增則壅而不售壅而不售二歲必有一歲積引矣行之十年則有五歲之積而引不勝滯矣引滯則商本虧本虧則不樂輸邊轉而營他利矣籌邊者以開中之無人也必下其估雖下其估而猶有不至焉此邊供之所以益詘也此上下俱困術也夫鹺司之給邊者凡四獨淮利稱饒故兩浙山東長蘆必兩淮帶派而後可通也淮鹽滯則此三方者均病矣是使國家全不獲煮海利也然則工本之設增正課

乎損正課乎其效可覩矣而可不求所以通變之耶
我朝錢法自聖祖未建極之前即創大中通寶混一
之後又鑄洪武通寶迨成祖宣宗孝宗各鑄通寶而
冠以年號焉其制一準五銖開元之度與歷代制錢
相兼行使令至便也私鑄之科屬以極典而又懸發
覺之賞格購之法至嚴也是以利孔不分民聽不惑
財貨流通而上下俱利矣夫何邇年以來擅巧者工
趨利作奸者輕犯法盜鑄雲興鉛錫淆雜幾于綖環
鵝眼矣我皇上赫然出令悉索淫偽之弊而剗絕之
鑄嘉靖通寶以復祖宗之舊與天下更始使數十年

沿習之陋廓然大清不曾快矣逦真工大奸復擬而私鑄之紛紛然與制錢競流於都市此不可耐也昔漢令郡國鑄五銖錢吏民之坐盜鑄金者衆矣而不能半天下大抵皆鑄金錢矣復罷郡縣鑄錢專其事上林三官而盜鑄遂尠以勢重而威行也今自寶源局而外造鑄者南京寶慶已爾環京師而色者鎔冶之爐相望也此其無忌憚之尤也漢第五倫一督鑄錢掾耳領長安市而市遂無奸巧矧今法令詳密百司具職局有督視之長市有徼巡之吏而使僞錢不惟公行闤闠且旁緣為有司俸入焉而司課不察也

此有司不能奉法之過也而非錢之不可鑄也固而廢之是使盜鑄者操其柄而官為作止也非所以任長利而杜深奸也而可不思所以振勵之乎是故興廢有道視時之屈伸而已取于有方視勢之向背而已贏縮有宜視機之緩急而已故今欲救鹽法之弊莫若復舊額去工本欲理錢法之弊莫若復公冶禁私鑄夫工本之為鹽法害也有識固預言之而人莫之省也今其敗端見矣所以隱忍而不除者以各邊歲例非此無以足其額也而不審其有虛額而無實惠也豈惟無之且並閒中之額而失之矣其為患不

細也故無工本則孔不壅孔不壅則鹽利通矣利通則商不困商不困則樂於報納矣商樂報納則芻粟叢赴而邊備饒矣時估不下侵而倍有獲矣一舉而四利集焉歲例雖如數省之可也必不可省則此工本之增無幾時也前此必有所以給之者獨不可考其原乎此所謂不以小利貽大害也先王錢幣之興將以利民而非以自利也然國計不給則亦取贏焉當經費廣而蓄積詘也康俗濟用將冶鑄有小補焉而何可廢也故莫若復公鑄復公鑄之法在于銅美而工精使私鑄不能擬然其費鉅矣本息不相權由

無利也其要在于歛銅不下布宜令郡國俾民得以
銅贖罪有貨銅者官以罰錢易之抵歲觧額焉則銅
必上湊矣禁私鑄之法在于收偽錢盖制錢之初與
也司市者不稽使偽錢得入焉民家有而户用之非
一日矣卒然斷之則奪民之業而駭且怨彼豪黠者
且日蓄而伺禁之弛也宜令民以私錢首者除罪仍
以官錢一當三酬之其以車畜販載偽錢者沒其貨
不宥則私鑄無所售必可絶矣私鑄絶則公錢當益
布此所謂不以小害妨大利也嗟夫財用之在世猶
水之在地中也立法者濬其源者也行法者導其流

者也水之所以得其性也引而極之則源竭壅而激之則衝溢而奔放而水之害大矣是故治水不可不慎也順其性而已矣制法不可不慎也審其權而已矣權豈易言哉聖人所以經物宜御人情之大端也是在司國計者審之而愚生何足與知焉

隆慶辛未會試一問　程策一道附

問古之君子興建鴻業聲施後世者世必日之曰英雄曰豪傑是二名者豈非偉丈夫之通稱歟乃論著家又各析其名義匪直英雄與豪傑有辨即英與雄亦從而分之謂有英而不雄者有雄而不英者其說然歟否歟

歷代英雄豪傑見於史冊者不可勝舉然亦有即標題為號者如蜀之四英周之七雄戰國之四豪漢之三傑其人材行聲績果皆不愧其名歟將其人品又各有高下歟近世儒者謂真正英雄必自戰兢中来又謂豪傑未必聖賢聖賢必為豪傑而古唯三聖人足以當之則其說豈不尤異歟夫英雄豪傑美名也士以是稱可以為難矣乃儒者猶雌黄之不少假則尚友者何所取則歟試言之以觀其志

古瓌偉竒特之士樹鴻業於當時垂鴻稱於後世者豈獨其才之過人哉蓋尤係於養矣養有淺深則其

才有絕駿才有純駁則其建立有鉅細才得於天者也養繇於人者也才欲恢欲宏欲奇欲儁養欲微欲深欲精欲奧兩者若相反焉然微深精奧者所以為恢宏奇儁也故古之善養才者不恃其得天之異而勉其修己之純闕如虓虎不敢以言勇懼其剛之易摧也銛如鏌邪不敢以言割懼其鋒之易折也神若蓍蔡不敢以言智懼其算之易窮也力若九牛不敢以言任懼其趨之易躓也煉之至精而斂之至密蓄之至深而蓄之至厚夫然後其神凝其氣專發之不可禦索之不可窮矣人徒見其事業聲稱照耀今古

柳孰測其所以致之者哉今夫兩間清淑之氣麗於形象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在土石為寶玉在飛走為麟鳳在人則為英雄豪傑是英雄豪傑者固均之二氣之間鍾人倫之首出者也然有辨焉劉孔才云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有英而不雄者有雄而不英者智勇並異則英雄兼焉淮南解曰才過千人謂之豪萬人謂之傑此英雄豪傑之辨也總之皆以其智勇殊絶不可以尋常尺度論耳自古迄今所以樹立人紀恢翊世運決大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必此四人者為之然而品格異焉不可不

察也夫人非無才之患有才而能善用之為難四人
者其機智勇決既與凡民迥異則未免過于自恃而
有眇焉輕天下之心紛錯未交而謂幾不足與晰也
艱阻未試而謂功不足與圖也考衷叩慮則固未有
灼然先幾之見確然不可奪之守一挫其銳則折北
而不振矣是純乎氣者也品之下也夫千鈞之弩不
以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為尺梃成響物理有分感
應有節不可易也四人者負其才具則不能安于無
事往往不勝技癢曲牽於應世之迹而輕試其所長
是以見彈求鴞或欲速而不達投珠抵鵲或見小而

妨大此與虛憍恃氣者固有間矣然而其彊可撓也其躁可激也其驕可乘也其欲可餋也以綜天下之務則得失參焉不可與謀成也是識不能勝其才者也等而上焉嚴乎內外審於施應既不沾沾以自喜亦不汲汲以從時自度其智可與幾也將謂天下之故非己莫能矚耳自度其勇可與斷也將謂天下之事非己莫能成耳其晰微制決持危定傾能于轉盼咄嗟之間而豎俶儻不群之績此四人者之能事也然而其光外朗其氣內盈尋之不易其方而測之可窮其際是無得乎養而未盛者也品之優也等而上

馬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明勇蓋萬夫而不自任其
力隨事而應弗膠于成心循理而行弗牽于功利朕
兆未萌法象未著淵然獨慮而百姓莫見其迹不世
之功永世之澤蕩然丕建而百姓莫知其然天下所
謂智者勇者舉莫得而望焉此朱子所謂真正英雄
豪傑而聖賢者也品之上也愚嘗以是汎觀古今之
迹總挈人物之量其英雄豪傑優劣高下之辨大都
不越此四者顧更僕未易數也姑即明問所及者言
之周之衰也王綱弛維諸侯力政于是宇縣分裂稱
為七雄戰國之末貴臣握柄資賭游談于是列國公

子號為四豪漢高坐屈群策以建纂堯之業則張良
蕭何韓信三臣者皆人傑也而漢之得天下由是焉
昭烈知人待士以嘘炎劉之燼則諸葛亮董允蔣琬
費禕四子者皆英儁也而蜀之存亡因之焉即史傳
所記固各有英雄豪傑之目矣試執前四者之等以
槩此數子之長則七雄者彼哉無以議為也平原卑
卑不及格矣孟嘗春申廣交養名背公死黨奸人之
魁耳信陵威信於彊秦義存乎弱趙急人之難不居
乎功蓋猶有烈士之風焉惟其挾威震主內疑外忌
則君子所不道者其在三四之間乎三傑遭際興運

各舊才智椎轂漢阻卒成帝業信乎爲代寶矣子房
英略盖世而貌若處子功成身退超然遠引比之何
信爲最優焉三品之上者乎董允蔣琬貫禕瑞謹節
士耳雖事無過舉然天之所授非特異也有忝英稱
矣孔明望重乎卧龍力抗乎漢昌君臣契合役袂匡
時至于出師獻納之言寧靜澹泊之語出處議論庶
幾王者之佐焉盖入其域而未優者乎之數子者皆
以盖世之才際功名之會雲蒸龍變鷹揚虎視考其
平生之所建植可謂俊偉卓犖矣然其中或得分有
多寡賦才有兼偏細節多疎則不能無負俗之累氣

質偏勝則不能無瑕纇之存蓋所謂衆材之尤也非
衆尤之尤也必也其大禹乎鑿龍門排伊闕別九州
宅四隩績固偉矣然且不矜不伐而莫與爭功愚夫
愚婦而凜若勝予彼視地平天成於吾身何有輕重
也其周公乎除兇殘驅虎豹立綱紀陳禮樂功莫大
焉然且吐哺握髮下白屋之士不驕不吝履赤舄之
安彼視勝殷遏劉於吾心何有加損也其孔子乎學
殫累世而不以智鬪力扶門閑而不以勇鬪在鄉黨
而恂恂居朝廷而唯謹因儼然儒者也及其却萊兵
及鄆讙墮三都誅正卯即慷慨奇節之士決背奮臂

極力而不能辨者乃不動聲色徐引而振之既振油然而退無矜容無慼氣此豈世之君子所可與量尺寸哉蓋此三聖人者受之于天既皆得夫渾淪磅礡之氣修之于己又皆懋夫沉潛純粹之必其所基者宥而密而所蓄者完而固也故能決大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紓徐委蛇而不見其作為之迹嗟夫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朱子謂真正英雄皆自戰兢中來而聖賢豪傑唯此三聖人足以當之信不誣矣然則世之君子受天地時厚之才而有志於三聖人之事者顧可不慎所養乎養之之道無欲

其本也愼動其要也析義窮理沉幾察微瑩乎若寂光之內朗洞乎若止水之獨鑑所以養智也抑其彊陽消其客氣深乎若彊弩之握機韜乎若寶劍之斂鍔所以養勇也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聖人之事也即史冊所載瓌偉奇特之士猶將姑舍是焉而况其下者乎盖嘗聞紀渻子之養鬬雞也始也虛憍而恃氣驟之十日則應景嚮矣又十日然後其德全而異雞無敢鬬者矣此養德之喻也故英雄豪傑之從事于學也若紀渻子之養雞也則幾矣

萬曆丁丑會試擬題一問

問自兩漢而下代各有史大既多宗太史遷紀傳書表之體以述一代君臣德業典章制度使後世有考焉然其書有成於當代有成於近代者又有歷時滋久而後成者如兩晋詮定於貞觀新唐卒業於嘉祐中間咸隔越數代此其故何歟夫所傳聞不若見聞者之詳且真也亦云明矣乃何法盛等之所紀述劉昫之所刪抱以之詔遠顧不若所傳聞之世之輯之者何歟將世有汚隆才有通蔽史之得失係焉而時之先後非所計耶宋有天下三百餘年蓋與唐比隆非兩晋可擬顧其史作於勝國時紀載猥雜體例乖錯至與遼金二書駢稱三

史比非曩時何劉所編輯者流歟抑猶有不遠也今國家開暇上方銳意稽古禮文之事考究缺文用成千古完典茲其時矣不審宋事自元人所紀載外猶有他籍可參較者歟晉唐二史其紀傳表志各擇人所長任之故其書稱善今可倣其故歟而後世篤論之士於二書猶有遺議今必何道而可稱至善歟末討論興廢善敗之迹為近事鑒莫若宋者諸士學古必有概於中矣試為我陳之

附錄嘉靖壬戌會試程策一道

夫物粲然示人文矣故周物者存乎智夫道渾然示

人精矣故會道者存乎心文者道之寓也精者物之
本也文有不周則心為有外無以盡散殊之用精有
不會則智為徇物無以達貫通之原是故物以道觀
智以心運文以精貫用以原該君子所以究性命之
微綜庶類之紀窮幽深之故而極古今之變也有由
矣執事以格物之學下詢盖欲觀諸生博聞辨智何
如也宋學固陋請以謏聞效之可乎夫君子之學求
以致道也而亦貴於博物者何也吾嘗遡觀道始而
知物之原矣形氣未分太極既立二儀肇判萬化斯
彰道為萬物主而主者不可測也物由道生而生者

不可窮也依形附氣象聲肖貌翹翾蠕蝝魑偉譎異大荒絕域昆虫草木之賾往古來今寒暑日月之運戛革不能陳其端齊諧不能志其幻九牧之金不能備其狀隸首之筭不能紀其數夫人處天地之中賦萬形之一自非精心內照通智外周安能枚舉而縷析之哉嘗觀春秋之世列國之大夫類多閎深辯博貫淹古今著㳄氏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之篇則有若管敬仲焉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則有若左史倚相焉聘晉而識實沈臺駘之崇非子産乎龍見而為御龍豢龍之說非蔡墨乎夫管子之書遷史著其

詳矣謹政通商均役盡利一匡之業由此其選也粹
羽純玉殆有得于衆意者歟倚相之博楚國以為望
焉章華肆侈甲公進規祈招之詩由此其誦也式玉
式金殆善陳夫王度者歟原參商之搆郤而謂疾非
由祟僑也知鬼神之狀矣辨董劉之世掌而謂非龍
實㑀墨也達人官之能矣數子者豈徒以才智之美
而遂能博通若此哉悤考其時周典未亡皇覽具在
伯益之所紀述外史之所掌達名山秘藏金版玉籍
之籙神經怪牒紫臺丹洞之儲與夫治國肥家之術
剩世誠俗之言備矣賢者學其大不賢者學其小譬

之入都多奇觀入市見異貨總攬而兼蓄之煒然著赫稱于當時流景曜于後代宜也迨秦火既熠漢籍未著經生學士專門師授斷編殘簡猶不得其全而欲冥覽詭奇極命庶物斯已難矣然亦有若東方朔辨騶牙之瑞董仲舒達重常之鳥終軍別豹文之鼮鼠劉向究疏屬之貳負類能察象於耳目之外定名于疆域之表動色縉紳震悚觀聽一何偉耶夫下帷發憤潛心大業者篤矣文史三冬萬言足用其自表非誇也條奏秘書博綜群籍者至矣幼學能文異材召見其自負不群也刻去古伊邇遺文稍稍復出庸

心考核者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者無淺闇之瑕即春秋諸大夫奚讓哉嗣是若雷煥察斗牛之氣而知豐城之二劍楚材辨角端文異而明天道之不殺寵豹見其一班當爲嚌其寸臠亦有足多者軌事謂之通朗信矣嗟夫埳蛙不足以語海局于量也夏蟲不可以語氷篤于時也人不博覽則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與埳蛙夏蟲又何擇焉故鄒衍旁通五德後談裨海遂使梁惠郊迎燕昭擁彗彼核監之不扣其官貂蟬之不諳其義顧問之列有餘恧矣博物之學固君子所不廢哉且古今所稱大聖人者莫孔

子若也使博物而可廢也吾意孔子當存而不論論而不議矣迺今觀之楚江拾藻析以萍實李井得犬繹以犢羊鳥舞齊也推恒雨之徵隼止陳也闡楛矢之迹而專車之骨又指為防風氏所遺焉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總統百家包羅萬代非特漢晉諸人莫能窺其畔岸即春秋數子亦未足涉其津涯宣誠資于好問而得于敏求者哉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内聖外王六通四辟天下之道咸該昭曠之原而通磨皆之鑒是故江海絡於地維寶藏富焉非取足于川瀆也日月麗乎天經萬象呈焉非有待于爝火也聖

人天聰明之盡萬理涵焉非有俟于問學也所謂大人之胸懷非一才高智大無所不包者非孔子孰能當之雖然太宰詡其多能則以不試自解黨人稱其博學則以執御自居又若不欲以是為訓者當時及門之士若子貢之達冉有之藝夫子每不滿焉其所亟許而樂予之者顏子一人而已夫顏子博文竭力所見卓爾聞一知十穎悟如賜且遜避以為不及顧以如愚稱而不以博辨自見也觀其言曰我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傳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嗚呼潛心退省入聖室

矣造于動思極窅窅之深矣黜聰坐忘無待于外矣
令夫託契鴻濛而聆鈞天之樂者不審夫笙鏞柷敔
之聲游情象罔而獲赤水之味者不屑夫瑤琚玫瑉
之産顏子何嘗不博也而特不以博辨稱故夫子謂
之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是博約之要
授受之微也謂其才智出春秋漢晉諸子之下可乎
蓋諸子者以智觀物周其粲然之文顏子者以心求
道會其渾然之精孔子則兼道器貫本末大小精粗
無乎不運其明是故守一方之術狗耳目之近而無
弘暢雅閑之識是面墻之陋也離堅合異汎游廣涉

聞見雖殫原本則關是多岐之惑也之二者失道均
矣學者與其騖于外也寧狗于内何則空器在廚金
銀塗之其中無物饑人不顧𣪊膳甘醯土釜所盛入
者饗之其所取者有在也夫道管于心該于物辨析
既精大原斯會所貴乎學者豈徒在物耶昔人有言
心如九卵為體内藏眸子如豆為身光明盖見道器
之樞具于我矣誠能周其粲然者于目而會其渾然
者于心則顔氏之慱文約禮殆庶幾乎愚不敏竊有
志希聖之學焉敢以是復

條麓堂集卷之十五

策問二

隆慶丁卯順天鄉試二問　程策二道附

問記稱儒有愽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而程子則曰君子儒為己夫審為己則學非徒愽行非徒勞也否則不幾於玩物而矜譽乎執此而律世儒其當程子意者無幾也及考遺書所載有謂循其言可以入道者則管仲荀卿杜預三子耳又有謂近似儒者氣象則董仲舒毛萇楊雄三人耳夫循之可以入道必有道之言也今觀經㔾之數言新書之作訓與夫經傳之集詁其學信辯

博矣果可稱有道歟將其一言可取不復計其餘歟而其所取者何居也下惟覃精足稱篤行然責備者猶有遺論周旋賢莽則大節業已虧矣詩傳雖存他言行畧不經見而槩謂之近儒何所觀歟荀卿明王伯陳禮樂自任以仲尼子弓之道而廼與管杜並稱漢儒以經術行誼表著於兩京者班班也而不得與三子者伍何歟程子以為已明儒必慎許可茲其言非獨為六子評也殆示學者以多識蓄德居今稽古之要如能言其道之所以可入與儒之所以近則於學也思過半矣

儒者之學其必有準乎曰準乎道而已道者學之鵠

也射者亏矢誠習而不志於鵠焉雖貫革不貴矣道者學之規也輿人輪輳徒飾而不中乎規焉以致遠恐泥矣故君子苞并六藝矣聖陳謨非以譁衆也疆理名物總絜治紀非以樹聲也緯緝經傳疏通結滯非以狗象也矜慎容辭奥觀深造非以干祿也專門守師窮治究處非以自敝也攬今撮古廣游遐睇非以眩博也凡皆以為道焉爾是故言以明道斯言為彜訓矣而識鑒之通蔽殊焉故言之合於道者希也行以體道則行為楷模矣而造詣之深淺殊焉故行之合于道者希也以其言道之難而人之言有幾于

道焉則君子取之不暇顧其餘言矣以其行道之難而人之行有幾于道焉則君子取之不暇責其餘行矣嗚呼此程子所以于六子有取爾也且儒者之道非苟為大而已性命道德之奥具于心而天地萬物之理備于我設聞寡識不足以達觀蕩檢踰節不可以盡性盖昔孔子之述儒行有曰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可謂一言以蔽之矣然其轉也將廣聞見以明吾之道而非汗漫也其篤也將實踐履以行吾之道而非矯拂也故曰君子儒為己此子程子實見之言也而乃有取于六子者非謂六子能為己也亦為

已者以取人脩道準也愚嘗反覆往籍熟觀六子者之言與行而得其概矣蓋程子謂循其言可以入道者就三子之言而取之也今觀管子之書有經言區言短語雜篇輕重之別司馬遷嘗嘆其言之詳矣夫其謹政通商均役盡利固莫非富彊術者而乃有心術白心諸篇其言亦出入吾儒誠正老子道德之間不悉中理要然而有格言焉其心術下篇曰專於意一於心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玆其旨不與孔子愼思之訓相發明歟荀子之書有勸學修身儒效王制等篇班固蓋謂之

潤色孔子之業矣夫其立言指事撥亂興理固莫非
翼六經者而乃有非十二子性惡諸篇其中僞禮上
霸至以子思孟子與墨翟惠施同詆而亦有格言焉
其勸學篇曰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
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茲其詞不與說命典學
之言相表裏歟若夫杜預之為春秋經傳集解也大
觀群典簡公羊穀梁詭辯之言錯綜微辭備劉賈許
潁異同之致世以為丘明忠臣信矣然而棄經信傳
鴻生致譏發明雖多闕失本意則由其遜德罔企庶
幾立言武庫流稱自占傳癖云爾然其叙傳有曰優

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此與孟子深造自得之旨又何相遠乎此三言者固程子所取也夫以三子著述之富若彼而可循之以入道者僅僅若此則其言之不足取者多矣明道豈易耶程子謂近似儒者氣象由三子之行而取之也今考仲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王正色率下天人相與之策明性術之本原正誼明道之謨辨王伯之心迹它如太一統之說任德不任刑之說盖自孟子而後世未有言之粹然一出於正如此者則其造詣之正可知矣雖

其生質天命人欲之分未極根柢乃其學問小疵真氏謂得從游聖門當無慙游夏者不亦度粤諸子也與楊子雲傳覽好學不為章句簡易清静不脩廉隅慮小辯之破大道則為法言以袪惑椎大運以思渾天則為太玄經以衍數它如訓纂之作州箴之作傳物洽聞其言有補于世則其造詣之宏深可知矣至信在黄宫靈根内美之測乃其地位所至桓譚謂文義至深而論不悖于聖人此漢儒中必以為賢也與大毛公之為詩傳也明四始以正經本分小序以冠篇端析義也精河間獻三取之而晁氏稱其密措辭

也簡劉孝孫則之而李邦直贊其深源流於子夏仲梁子最爲授受之正考証于先秦古文多合盡洗三氏之非嘗觀漢藝文志載諸儒解經有五字用三萬言者其漫憑若爾故程子曰漢儒談經不知要唯大毛公有儒者氣象又曰毛萇最得聖賢之意得非因其訓詁而覘其造詣乎夫以漢世經學之專如彼而氣象之近儒者僅僅若此則其人之不足取者多矣體道豈易耶㭗程子有取于三子之言矣復曰三子初不及此有取于三子之行矣而乃曰近似是皆猶有所未滿者無亦抗道之太高而責人之甚備與盖

有說矣儒者於道求以明諸心故學不可不好也博依之以貫其類深思之以凝其精厚積之以俟於化庶道之能明焉耳三子言之宜所造之及此矣而程子不許者則以杜之博依徒牽通乎義數管之精思亦役志于權謀苟之真積又狗心于執見盖其言雖是而所以從事則與道固遠耳儒者於道求以體諸身故行不可不力也道德求其和順焉理義求其浹洽焉涵養求其深沉焉庶道之能行焉耳三子行之即名之曰儒亦奚不可而程子靳之者則以黃之經術正矣而有陰陽之溺揚之構擬深矣而失節義之經

毛之釋義精矣而又無見可之行蓋其質雖美而終身所至尚未得所安耳學者誠能循三子之言而得其學之所發端由三子之造而進於學之所極致則道德性命之奧天地萬物之理皆將一以貫之而所謂魯國之儒一人者固吾師也於六子何有哉不然馳騁口耳博學為務外耳子張氏之賤儒也拘摩儀度篤行為狗迹耳子夏氏之賤儒也豈程子示人為己意耶謹對

問王制歲杪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歉量入以為出蓋每歲恒餘四分之一以為常蘇軾所謂萬世計也

我國家以仁儉造邦其取民也不盡其力其制用也不盡其財成憲具存視成周之制無遜爾夫何邇者烽警不時度支之費日鉅蓋雖欲量入為出有不能者而司農告匱矣將何道以濟之歟且運帑金供邊費祖宗時無有也正統間近塞有急量分羨金佐之考其時府藏盈溢其發秘忽耳邇今日歲輸各邊之金比其數不啻什百此又何昉歟夫度塞非益廣而量兵未加衆也在昔帑藏不出各邊所以自給者當必有道邇今歲額稍縮轉輸稍緩即邊臣告急相繼何歟議者謂費出無端由於經制不定然歟否歟定經制固將為永久計也而

目前之急其何以待之度支所領經費多矣所以為財用耗者果獨邊餉歟昔漢宋中葉嘗詘於財用矣漢有平準之術而縣官用饒宋立制置條例之司而國用倶困其得失之所以異者安在經費國家大計也諸士其商確古今根極利弊歟陳可久之道有司者將采而施行之毋徒勦陳說為也

執事以經費不給司農告匱而欲諸生根極弊原歟陳可久之道此國家之大計廟堂所孜孜日夜而求者葢非一日矣曩者黠虜矙邊吏之不戒闌我近郊中外大恐於是握鈐者귀于力之不敵徵各邊技擊

入衛且廣募利勇為新兵歲增度支費數十萬計先是各邊以烽警之不時屯塩利失無以自資給往往祈助内帑度支業已病矣謀損之不得也及是則更浩衍遂大困計臣謀士思為國家建久長之策聚首而談持籌而畫内之所訏謨條議外之所建置興革汰冗負節浮費廣開納括贖金督逋負細至驛遞曆紙廢不徵估内輸可謂極矣然所入終不當所出恃以應目前急者先歲羨餘耳今則帑蓄既竭雖欲為目前計將不可得此固執事者之所不能釋慮與且匹夫而有千金之産則必計租田緡息所收為俯仰

衣食孝務使所入常羸則雖有意外之慮非時之費不爲所困矣其次計歲所收以爲費而無餘居常亦足以自支不可以待變又其下入廉而費侈則産必日耗矣蘇子謂爲國有三計王制所稱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可以九年無饑歲入足用而有餘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者萬世之計也一歲天下之産僅供一歲之用一時之計也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取之益多天下晏然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終月之計也夫以天下之大九州之富而爲不終月之計豈謀國者之長筭哉然而萬世之計不可以歲月建也而經

用則有一日不可缺者是以自虜犯近圻以來謀國者蓋嘗三致意矣而議論滋多經制卒不能以時定夫豈不遠觀詳度為國家深長思哉目前之急無計以紓之而欲徵效數年之外固不能待也然則當今之計必何如而後可耶夫醫師之攻疾急則治標緩則治本非其本之可後也救急當然耳標證去則本可得而理矣今度支之經費不啻急矣欲以紓目前則不可無治標之方欲以謀久遠則不可不求治本之要規制定則財用可以次第而理矣夫所謂治標者何也血氣之不調也邪攻之財用之不節也弊蠹

之審受病之因然後治療之術不悖未有不得其因而善其治者也財用之在天下有生出之原有制用之節失其原當求其所以生之失其節當求其所以制之今天下財賦自漕運外其以銀輸太倉庫領於度支之經費者歲入一百一十六萬有奇而各轉運司餘鹽課銀一百三萬有奇數止此矣九邊主客兵餽餉歲為銀二百三十六萬有奇內府之供應官員之俸給京衛兵馬之布花芻菽歲為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一歲所出浮于入數一百五十餘萬而一切取民之道亦既掇括詳盡不可復加矣治標之術惟

有節其流已耳節之何如曰上供所須固不可缺矣宮府一體其諸局監之濫役無名之冒破可革也官員俸給固不可缺矣職以事列額外之剩員錦衣之帶俸可汰也冗蔵歲供固不可缺矣而主守之侵冒奸詭之歷出可覈也聖天子躬履節儉諸私政裁停罷盡誠於是三者斷而行之其所省當不啻十之五矣然其費鉅而用急者又特在邊餉夫舉天下歲入以供邊不數十一故邊餉當議九邊歲餉二百三十餘萬而宣大薊鎮居其三之二故三鎮尤當議三鎮歲餉一百五十餘萬而薊居其二之一故薊鎮尤當

議夫發內帑濟邊葢昉于正統丁卯於是運遼東銀十萬宣大十五萬耳正德間王文恪建議已謂國家邊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欲以省之矣而豈知今日之至此耶葢宣大歲額之增在嘉靖辛丑壬寅時薊鎮則以庚戌始皆以黠虜駈茹創巨痛深思一振厲興起之故不惜經費為促辦計迨後遂沿以為常饋輸稍後時則邊臣執左劵索負故以天下之力困于此三鎮耳夫以周之盛而玁狁侵鎬及方以唐太宗之威畧而突厥內訌至便橋始退中國與北狄隣時遭其侵掠常耳往者中國習于久安忽覩狂虜

颾發遠遁惴懾若毒蛟猛獸不可嚮禦帥閫不遑之臣因張聲勢内喝厚集廣募徼倖一旦無事遂使延固遼左萬里之兵疲於奔命内帑數世之積罄于轉輸厲階為梗至貽今日不可支之憂而猶不思所以變通將安所税駕耶夫虜雖無歲不犯中國然每犯必易其地自庚戌犯遼以来率數歲而一至而我之調遣征發恐恐然常若虜至者則終歲無閑時此以主為客變逸為勞術也兵家之所禁也矧始之征調客兵以土兵未練耳朞月可責效者無已則如孔子所謂七年即戎乎今且二十年而客兵之入衞者猶

昔則所謂練兵者豈皆虛言耶夫使封疆之臣不以實心狗國家之急豈惟土兵難恃將雖厚集客兵亦且無益即往事可睹明效矣今欲為經久計則務在破拘攣之見信必至之畫而求可成之功凡諸遠鎮客兵盡罷不徵而令近鎮選集武勇屯境上待命凡虜大舉非飄忽而至也蓋必有先聲焉聞警宣大兵自紫荊居庸入遼東兵自山海入必不後虜矣要在間諜明而傳召速耳矧漁陽突騎古稱雄鷙果練習有方亦何至全恃客兵者如此則司農費必大省況歲額之增或以資召募或以備械器或以供興事不

常之用司農按籍而覈之諸勿使濫於額焉至于修邊之費既告成績矣即每歲不無補葺要于始事有間亦須定為制額歲循為度推而之宣大亦然覈其歲額之所增而汰其費之尤無經者又推而之各邊亦然覈其歲額之所增而汰其費之尤無經者則歲入雖無贏當必不窘於應矣目前之急既紓又當立經制以圖久遠蓋標證既除復須理其本耳治本亦豈有異道乎不過復國初各邊所以自贍之法耳法安在曰屯田曰鹽法此二策者夫孰不言之而卒不能立者非其法之果難行行之者不得其方耳夫法惟

宜於人情斯法立而可久而修復久廢之政者又貴不泥其迹各邊自適年武事不競居民益稀有可溝洫播殖之地而鞠為榛莽者彌望也軍門非不欲得而田之然畏虜之蹂躪不敢耳今誠相度地勢為封畛塁壁使之遠近聯絡足以相倚助募民任力穡者賦田一區蠲其租入三年而後收之輕其課與民田比則人必樂從人樂從則塞下之粟必多粟多則官必收其利矣此與清原屯之田先搆怨嫌披籍而授之屯卒以彊其力作者不可同日語矣至于鹽法之斁則由昔之見小利者為重估以困商而餘鹽之開

納於運司者又安坐而享厚利自是商之挾厚貲者不復出塞不惟飛輓利失而邊民衣食之具仰給于中國者益窘於求故內帑之鏹愈出而邊塞愈急者率數金不獲一金用耳屯田既復本色且易得又輕其估以召之利之所在宜必有應者俟法漸疏暢併以餘鹽開之邊令引納倍粟運司給鹽如之使商不由邊開中者無所牟利則益爭赴塞下商通則百貨集邊人益有所取饒而仰于內者輕則內帑之財益可以省出而歲有餘歲歲而積之則王制所謂九年之蓄漢文景粟陳貫朽之盛可馴致矣此固萬世之

計所謂良醫之治本者也執事念財用之急俾諸生勿勦陳說欲闡至計而愚生之所復者卒莫能奇蓋揆之時勢酌之情法不過如此若夫桑孔牢盆均輸之法王安石呂惠卿青苗免役之令廼市賈之騶儈之術耳縉紳先生羞稱之亦何暇權其利病而較其短長哉

隆慶庚午河南鄉試一問程策一道附

問當孟子時邪說之誣民者衆矣若莊列若申商若蘇張若孫吳以至公孫鄒慎宋尹之流不可以一二數孟子未嘗過而問焉楊墨之術視諸家為近理乃孟子極

力詆之不置至斥以禽獸何歟戰國之世為民害者大率前數家為甚楊墨之害未有徵也孟子顧舍彼攻此其說安在歟漢用董子之言罷黜百家專尚孔子道術可謂一矣乃班固藝文志復以儒與九流並述何歟魏晉而降佛老之說寖以昌熾唐韓愈氏出而詆排之自謂與孟子同功夫楊墨孟子拒之甚嚴愈往往以孔墨並稱其書中又稱有人道似楊朱者果與孟子同功否也佛氏之說至宋益談理入細儒者悅其言多陽排而陰附之甚者取以緣飾經傳子程子朱子為之辨析其毫芒而推極其流弊害用熄矣乃今復有取其殘賸而

張皇之苦果使其説遂行則為害豈在楊墨下耶諸生苟有孟子之志顧閑所以正人心息邪説閑先聖之道者

道之不明也異端亂之也夫異端何足以亂吾道我以其正彼以其邪若方圓之異狀也鸞梟之異音也凡有耳目者可得辨之彼安足為吾道病然道有時而不明焉則異端之似吾道者亂之也夫天下物理唯似足以亂真彼一異端也其説乃與諸異端者流不類而與吾道類非深于道者孰能察之然以彼似此猶二之也又其甚焉陰用異端之術文以儒者之

言借儒者之口而談異端之宗旨曰聖人之道本如是也此則取螺蠃而螟蛉之化而一矣學聖人者方苦于從入之難而忽得其超詣自便之說莫不翕然從之曰吾聖人之道固在是也其究將化天下之為儒者盡為異端舉衣冠而左衽之矣此其為害又豈若似之者猶有迹之可尋哉儒者苟有衞道之心又烏容置之而不辨也夫道原于天地具于人心本之為五常之性發為四端之情麗為五品之倫著為飲食衣服宮室器械之宜達為禮樂刑政之具此人之道也萬物雖與人雜然並止不得而有者也人既具

此數者必于其中各盡其所當然之理然後無媿於為人故學也者所以學盡此人道也而不可以易言也由灑掃應對面達之于精義致用由視聽言動食息之節而達之于人倫日用酬酢之間由格致誠正而擴之于齊治均平之效由幼學志道以要之于終身之履歷蓋天賦人之理本自完備人之為學必如是而後可以踐形故儒者之道人道之當然也聖賢之所以為教帝王之所以為治非二物也昔周之衰聖王不作孔子懼道之隱也為之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師弟子相與講明以詔後世比七十子

喪而大義遂乖矣至孟子時去孔子僅百餘歲而百家之說競鳴于世是故荒唐詼詭則有若莊周列禦寇石實開塞則有若申不害商鞅孫武吳起則以其術交鬬天下之兵蘇秦張儀則以其辯離合七國之勢以至鄒衍之談稗海公孫龍之析堅白與夫宋銒尹文田駢愼到惠施之流紛紛然各狥其偏見而自為一方道術之為天下裂也甚矣孟子以孔子之道自任是宜于諸說者排根塞竇摧陷而廓清之為急今觀七篇之中畧不經見其汲汲詆排而不置者則楊朱墨翟而已夫楊氏為我近義墨子兼愛近仁孟

子固以仁義為訓者乃斥二子為無父無君至擬於禽獸有說也夫人道之有仁義猶天道之有陰陽廢一不可者也二子各執其一則為我者推其自私之極必且敢于陷天下之至不義兼愛者推其無辨之極必且歸于天下之至不仁使不辟而闢之人將曰是固為仁義者乃其盭謬若此將不併吾之所謂仁義而疑之哉故孟子之攻楊墨以其異端而似吾道恐其亂真也莊列之徒固不足深辨爾矣由孟子而後能尊信孔子之道者莫若董仲舒勸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之儒者宜審於道術矣乃班固叙藝

文以儒與名法等家通為九流者葢世主徒有崇儒之名而未欵教化之本雖當世所稱大儒亦多專門守章句鮮覩道真又何疑于區區文墨之士哉由董子而後能尊信孔子之道者莫若韓愈于時佛老之教布濩中國自天子達於庶人鮮不震動崇奉愈乃昌言排之瀕死不懾且自任與孟子闢楊墨同功夫孟子之闢楊墨嚴矣愈之書徃徃以孔墨並稱其傳王承福復稱其道似以楊朱是尚未明孟子深拒之意矧當其時緇黃之徒第以禍福報應恐脅流俗愈之所以闢之亦徒以是故耳不足多也迨至有宋濂洛

關閩諸儒出始有以發揮人道之大經闡明聖賢之本旨辨學者用功之先後以著入道之次第蓋自孟子之後道之湮廢千有餘年而復明可謂盛矣然當其時葱嶺餘教幻發禪宗而吾黨之士譎誑好奇者初援莊列之緒餘繼倣儒道之形象為之累架中間微辭隱義有近于六經之旨矣故程子曰古釋氏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先驅耳智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朱子曰釋氏之書極有高妙處句句與自家个同吾儒多有析而入之當時若王介甫之學張無垢之學庸呂氏之大學解大

叚以佛義文儒道駸駸然布彗孛而翳日月引支孽而亂宗系矣夫釋者之言近吾道固足病矣然人知其為釋氏之言也則有識者尤得而決擇也今也以談道之儒析聖賢之旨而所述者皆翻達磨慧可之窠臼改惠能宗杲之面目使后生晚進汩沒其中終身不知人之所以為道儒之所以為學者則其害豈在洪水猛獸下哉故程朱二子不專攻二氏而必先極力辨明于此者以其流患之若是甚也嗚呼數子者之謬得程朱之說闢之亦既有瘳矣今世之士莫不誦法孔孟析義程朱使皆明于人道之當然而從

事于儒者之學豈非儒教世風之一大幸惜也程朱不作而世儒之高邁不羈厭聖學之嚴密而憚于始終條理之難者乃不勝一切自便之私拾楊簡陸九淵之賸餘而宗祖于張呂作弄精神驅駕氣勢借光儒之文字傳點僧之衣鉢將鼓一世而悉異教之從未能下學也而徑求上達世豈有今日適越而昔至者哉未能循迹也而自謂安心世豈有外肆跳踉而中致肅者哉詖淫邪遁靡所底止使後學之士猖狂恣肆而不肯便辟近裏從事于切己之實學其究是以壞人心蠹國政西晉玄虛之效往事可明鑒矣有

世道之貴者誠不可不深辨而力挽之也挽之何如亦曰明人道之本原陳聖學之次第以先於自治而已

嘉靖乙丑武舉一問 程策二道附

問古人之所以靖圍折衝赫然垂簡冊之光者固以其勳猷之宏偉爾然當勳猷未著之前而其君信任之亦豈有以自見歟嘗觀韓信一見漢王即雌雄楚漢謂三秦可定諸葛亮隆中畫策遂謂削益可圖方其初言若落落矣而竟如指取何其預也至若先零犯塞漢庭擇可將者充國自謂無踰老臣宜得勝筭矣及上遣問又

謂兵難隃度夫難隃度也而又何以知勝耶智高寇廣南狄青上表請行具有定畫矣比至崑崙關乃始幸智高不守使守之果不可入耶則前請兵之對何其易也國家文武造邦內寧外謐列障開府守在四夷邇以邊備漸弛疆圉之事猶廑廟議振勵而繼艾之有日矣乃成效未覩其究安在爾諸士以武科進行且有分閫責矣雖用兵之事臨敵制變不可預言請言今日邊事之大較與爾之所以欲自效者果能使異時計効不爽即古人何多讓焉

夫兵無常勝之形而善治兵者則有必勝之筭必勝

之筭者是常勝之具也形昌以無常勝形因乎勢者也勢有成體而互異者若人之老少虛實然有猝至而不測者若天之陰晴凉燠然甚矣其不可以定擬也而又昌以有常勝之具乎具存乎人者也干將必斷物無能為堅騏驥必至途無能為遠君子觀體而知方審變而知待敵無能為難故勝可必也嘗觀古人有稱善治兵者矣彼豈徒果鷙慓悍殺然決一旦之勝哉夫亦揆時以詳其形量己以審其具度其難易遠近疎密之節與大闔闢操縱取與之宜日默默然計劃於心目之間而得夫的然有成之筭矣一旦

卒而叩之則其應甚預舉而任之則其事甚習要其後而驗之則其效甚著彼其於天下之事豈不猶工師持繩而長年之操櫓檝者哉雖然兵固有可得而預言者有不可得而預言者而又有不必言者夫利斨殳穀甲冑善弓弩兵之必不可缺者也然司器者治之耳非將帥之任也豈儲偫裹餱糧充芟芻兵之必不可闕者也然司餉者治之耳非將帥之任也若此者不必言者也其可得而預言者何也形之成體而算之辨方者是已其不可得而預言者何也形之咨至而算之審變者是已所謂成體者何是天下之

大勢也利害之相乘遠近之相取安危之相伏離合多寡之相閒辨在毫釐較若日星而世人莫能察也達者從而指陳之若分黑白數一二故韓信抵掌析三秦之策孔明立談定荊益之畫法所謂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者此也所謂辨方者何是天下之大計也君子之謀人國者猶醫師之謀人身也診病之陽投以陰劑診病之陰投以陽劑察症惡而處方當也故充國老臣慷慨而任先零之責狄青末將從容而效交南之計卒若計畫索負靡有遁焉法所謂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者也若

夫旗幟相望煩靜異焉金鼓相接詭正殊焉原野而
反國中之圖日中而失終朝之故紛紛往復恍惚變
觀於是當機而發之隨樞而運之翕張神鬼使敵人
乖其所之出入死生使三軍不得其慮要在靖圍折
衝而立於不可敗此將心之獨覺神道之妙用不可
預言者也是以囊沙背水之奇淮陰不能陳於登壇
之日風雲龍蛇之陣武侯不能指於三顧之時後將
軍既至湟中然後圖上其屯田之畧武襄既入崑崙
關然後喜售其懈敵之謀蓋形至此而後見計至此
而後決當其先非不欲言之而不可知其必出於此

也法所謂兵無常勢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也故談兵之士而不覩當世之大較者昧籌世致用而不得其要者迂輒言敵態者輕逆億其臨事之方者滯四者將之疵也明君之所不取也執事欲聞今日之大較可得而預言者乎則一言以蔽之曰形實不相副而已所謂形實不相副者備似堅而實瑕兵似衆而寔寡法似密而實疏也夫國家環四海以為帶島夷蒐笮雖暫有不靖旋就摧廓其所嚴備而重防無若北狄然自國初繕秦故塞西起臨洮東至遼左垣墉聯斥堠通也控扼有關巡徼有卒防禦有營不

音堅矣然延袤遼而通虜路多則地利有所未周乘障久而饑渴為困則士氣不能常銳況千里而守亡虜也尺寸有間虜斯乘之矣終歲而守亡虜也時日有間虜斯乘之矣法曰攻瑕則堅者瑕故曰備似堅而實瑕也夫北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舉天下之全力以禦之其數不啻十倍可謂衆矣然彼合而戰則勢專我分而守則勢渙法所謂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得無近似之乎知古之料力者謂中國之兵五當匈奴之一加以尺籍之逃亡老弱之具數在在然也故曰實寡也且人孰不憑生而惡死兵死地也所

以使民義不反顧者功罪明而賞罰信耳今之法令非不素具也然而上狀往返動經旬時覈實留難多淆功罪當其有功未必賞也迨賞之或適失律焉猶賞罪也當其有罪未必罰也迨罰之或適獻馘焉猶罰功也故首虜不明而士無所勸懲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還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蓋不速則利害不明與無賞罰同故雖容亦曰踈也夫今日朝廷制馭之方與夫疆圉之臣所當自效者宜何如亦惟畧煩文之節而責以安攘之寔效黜謀身之慮而修其城守之實功而已法曰將能

而君不御者勝故閫以外將軍制之言貴專也李牧守便宜雖趙數使使趣之竟不出戰陳平間楚漢捐四十萬金而不問其出入夫然後匈奴可破而范增可死也夫國家謀萬人之帥當其始豈謂之不才而微文察理若置譜而教奕此庸懦人之利而非社稷之長策也夫纆索長則騏驥窘于步縧鞲不解鷹雖鷙不能搏擊矣故將不任兵事廢置之可也如其任之則宜寬其文法付之便宜而責其後效使魏尚之徒得有以自見而國家受其利法曰將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求名避罪蓋

所謂為身謀耳夫士受推轂之任而為三軍之司命國安危衆死生係焉夫茍內計身謀則為民與主謀也必輕謀輕則舉事貳舉事貳則士心惑敗之道也故曰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將之過也是故為將者內審於己外審於敵制變通方必參以伍利在于守則守之非避罪也利在于攻則攻之非求名也一心以殉公家之急而討無內顧使衆附而兵彊又何形實不相副之患哉夫寬文以馭將是上以誠任下也忘身以殉國是下以誠報上也誠意流通精神折衝以守則固以攻則取又何欺蔽之足防而歷文玩愒之

足慮耶愚也武夫不通於當世之務執事之問發端於四子非愚生所敢任也顧今日邊事之大較與夫愚生所欲自效者唯此可得而預言耳若夫臨敵制勝之畧則有不可預設而先圖者愚生雖慫慂於心計其足以辨之而口不可得而言也昔曹子建求自試以當一隊是宜展盡底蘊以啓武帝之聽也而乃曰兵者臨難而制變不可預言何哉蓋眞有不可得而言也此輪扁所不能語斤也馬服君之子易言之乃所謂不知兵爾惟執事擇之

夫勢以權用者也能因勢而審權者可與制變矣夫

士以材任者也能量材而授事者可與成功矣埶者何離合異形強弱異氣仁暴異德利害異用九轉紛紜得之則存失之則亡不可為要者也材者何世所易眩匪智肖晰世所共懾匪勇肖膺投之至艱納之至大知微任決與衆異慮者也古之人進而觀埶於天下既有以識其必至之機退而審材於一已又有以信其必成之畫故抵掌振袂料事料人如日官隔歳而預步寒燠按度布筭不謬晷刻若醫師視疾聆聲察色而知病所由來針砭藥石湯熨及之無一失也此固世之所驚詑信服而不知豪傑之士則以此

為固然不足異者執事發策武闈歷舉古人効猷始終之跡欲聞諸生所以自効汲汲求將之心其所待諸生者至勤厚也愚武流曷敢自附於古人然問及之不敢默也昔漢高之去咸陽而王漢中也鬱鬱之心日夜欲東然憚項籍無如何也一旦得韓信築壇而拜之大將訊以籌策吾觀信之策大都謂楚彊易弱三秦王不足忌也義士思東秦民屬望於漢也關中之險足控天下是得之而不能守也孫子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信其以之是以一傳檄而變秦滅項蓋信觀天下之勢其偘昂如此而又自視其才足以

辨之故其發言易而取效果也信真國士無雙者哉先主去汝南而屯新野也伸義之志顛沛未已顧依劉表無能為也一旦聞諸葛亮三顧隆中問計所出吾考亮之言大都謂曹操不可與爭鋒也孫權可與為援不可圖也跨有荊益霸業可成漢室可興也孫子曰知天知地勝乃可全亮其以之故不數載而鼎足形成蓋亮觀天下之勢其分合如此而又自量其才足以集之故言有序而效可徵也亮真所謂伏龍者哉漢地節中先零羌叛宣帝問誰可將者趙充國自謂無踰老臣壯心未已也卒之招諭罕幵而羌黨

攜也田湟中而羌勢困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矣一時漢庭諸將生事邀功孰能踰之孰事乃疑其始既自信為無踰既又謂兵為難度若先後不相蒙者殊不知老成之見隨時變易言各攸當也孫子曰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充國自量足以制此是以任之不疑至於屈力攻心之方固不可縣得而預設也譬之國奕未奕而知其必勝者其自信固爾至於擊斷攻圍之變則必奕乃可見也而又何疑焉宋皇祐中儂智高叛仁宗憂諸將無功狄青毅然上表請行義形於色矣卒之夜度崑崙賊莫能測

逆戰歸仁賊莫能當可謂制人而不制於人矣當時嶺南論功比迹曹彬帝亦嘉之執事乃謂青既度關始幸賊之不守疑其初言若過決者殊不知良將之謀已有成筭斯特喜其易與耳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后如脫兎敵不及拒青之自料葢無難此是以任之不疑至於圓行方止之妙必有隨機而應者譬之庖丁解牛目無全牛者游刃於經綮而用斤於髖髀也向使儂果守關青必有用斤之術矣而又何疑焉由是觀之離合者開塞之準也強弱者翕張之度也仁暴者向背之端也利害者取舍之極也明智

者幾微之剖也沉勇者功能之赴也勢在於人靜以權之材具於我默以成之人不吾知則已知之則用吾靜所權者應之故校無常之勢若素習也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用吾默所成者試之故臻非常之績若預定也古之人所以不可及者非徒四公而已凡次疑定計靖難策勳咸稜憺於當時流光施於後世者孰非由斯道也知此則當今之勢與愚生所得自効者可得而言矣我國家神武造邦自二祖甀橽四夷犂庭掃穴盡刷百王之恥今二百年矣天眷皇上應運中興文德武功先後重光尉候屬之東西聲教

彼於荒徼雄圖牙制將士雲屯自古中國之盛莫有盛於今日若非楚漢吳魏之勢比也雖山海遁遺時一跳聚而廟謨迅發旋就剪除方之先零番源之寇蔑矣惟此窮北醜虜飲啄餘息卵翼苗滋漸成驕獷使我介胄之士終歲枕戈斥堠之卒窮年乘障聖天子赫然震怒欲振厲而懲艾之有日矣而迄今郅支之首未懸於藁街頡利之頭莫致於闕下果虜之強異於漢唐時耶抑分閫將臣未得其謀也夫人臣之為國謀非徒詐效自前已耳凡時勢緩急地里險易敵情變態利害得失一一若指諸掌中而運之自我

闔闢張弛卒歸於勝如韓信之料項羽孔明之料孫曹充國之料羌人狄青之料智高言出而酬毫髮不爽乃所謂謀也今虜勢日張邊備单弱將無敢戰之風士乏直前之氣喪師者失百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百彌縫張大其為身謀得矣如邊事何愚聞犬羊之性反覆無常避之則易進易強逐之則易退易弱譬之盗入人室併力擊之庶有懲憚聽其入而不敢與之抗雖日繕垣墉治扃鐍嚴警備而彼之窺伺不已何者彼固有所利而亡害之恤也今日之事何以異此然所以致此者其来有漸其成有因而欲振

而起之也蓋亦有機特在一加之意而已所謂漸者邊防積久而廢尺籍積久而耗法令積久而弛也所謂因者捍圉之臣無事則擇便利以自安有事則事觀望以自免也振而起之將柰何循流既濫當返其源趨極則窮貴通其變返其源者復其所本有是故峻亭障實部伍明禁令俾地險可恃而軍政修舉若國初是已通其變者革其所當革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故城有所不守擇其要焉耳國家革秦舊塞綿亘萬里列卒守之多置之則不足寡置之則不禦徒日月暴露以疲吾兵非計也夫蟻穴漏水千

丈之堤不固今將臣分地勢若同舟彼此不援甚於
秦越此敗道也謂宜合諸分守之卒聚之要扼以時
教閱一有虜警聯絡應援其後時者必誅無赦禦虜
而力完兵聚而勢壯虜一遭創便可數年此使士卒
不怠將士不獲遂其自私自利之法也若夫臨敵制
變有難預言者在大將當自得之此兵家之勝不可
先傳也雖然將亦難得矣古烏雲飛鈎魚淵逝故于
城之將不棄二卵奔風之驥不廢蹄齧信之奇也以
何亮之出也以庶後將軍金城之議相贊之秋武衰
嶺南之撓籍成之我聖天子拊髀思賢設科求將又

歲詔有司搜羅遺材士生其時以古人自詩者何幸焉顧愚非其人也謹對

隆慶戊辰武舉一問 程策一道附

問軍爭以力兩陳相遇將衆者勝矣其說在馬服君之告平都也是以空國授甲壽春不守諸侯四至固陵底績何莫由斯道哉竊疑夫昆陽貔虎之師淮淝投鞭之旅一當突起積弱之敵折北不救何歟若謂工拙驕懼致然則渭曲之役兩敵技正等耳而衆寡勝負又何竹也中國與狄隣昔人策衆寡者曰匈奴不當漢一大縣其策彊弱者曰漢兵五當胡一然則漢以五縣力足制

胡矣而自古患之何也試考中國所嘗得志於胡者趙有鴈門之勝漢有朔方燕然白狼之勝唐有定襄之勝此其所將多者數萬騎少僅數千虜若易與矣乃漢初至以精兵萬旅困於平城抑又何也豈値有適然耶將禦夷上策衆寡非所恃耶邇虜最桀驁歲入侵暴計欲一創艾之議者謂非用衆不可其果然歟夫九邊兵非不衆顧勢不可聚將每鎮而益之又恐民力不給然則靖塞保甿必何如爲得筭耶諸士行且任疆事請陳其先定之計

中國所以制馭夷狄之道與敵國兵爭者不同兵爭

之機期于勝敵而制戎之道要在靖民夫唯期于勝敵則比權絜勢察形應變極其力所可至而唯敵之求夫唯要在靖民則唯民是視耳或慎守之以固其封畧或重創之以折其驕悍其究使虜不獲逞所欲憚於內犯而已此帝王攘外之猷所以不可與列國以力爭者同語也執事憤醜虜之跳梁思欲撻伐而創艾之又慮夫衆寡不敵令諸生陳其長筭生家邊郡若虜侵暴久矣扼腕行間日夕念此至熟也盖亦嘗覈古今之迹察彼己之形權利害之决審攻守之計若有以得其要領者夫執事謂衆寡不敵誠不敵

也漢人言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今中國提封萬里列屯千百奄漢之輿圖有之而衆乃寡於虜何也逃亡衆而尺籍漸耗承平久而民之任兵者尠耳我國家籍二祖震疊威靈中國氣盛謂鍾盧游魂無能為患故其經營備禦視前代為畧盖舉九邊兵不當宋人鄜坊一路其額消矣迄于今日額不加增而缺伍日甚民安于畎畝一聞金皷戰鬪之事輒蹙首而懼虜浸淫孳息種落日熾每入寇必糾集醜類悉舉引弓之族動以數萬計而我兵散在各邊卒不可集其近境能策應者無幾耳昔人謂漢兵五當胡兵一

是我兵五倍于虜始克敵之今顧不及其三一則虜之肆而無憚也又何惑焉故議者率欲增兵增之誠是矣然兵增則費廣今九邊之費仰給於内帑者歲以二百餘萬計而内地徵輸浩廣民力業已殫竭費將安從出也費無所出則兵不可益兵不可益則虜無所制將任其肆行而莫之禁耶則天下之事其何所究極耶然愚竊籌之衆寡之形蓋用之於戰勝戰勝者彼此治力以求雌雄之决者也昔者王翦以六十萬衆伐荆而荆王虜漢祖用信越等兵滅項而項王斃一則空秦國之卒以枝甲一則引天下之大衆

以弁勢皆中國之戰不遺餘力以爭存亡之決所謂役不再興法當如是耳若治中國之力以與虜搏勢必徼之於塞外乃可用衆昔漢武帝出七將軍兵擊匈奴於朔方塞漢和帝發北軍五校及沿邊騎士擊匈奴於稽落山係虜名王捕斬數萬此其出塞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非不赫然稱雄烈矣然元朔中匈奴雖絶漠北遁而漢士馬物故亦太半海内由之虛耗永元雖藉南單于鮮卑之力而大司農之調度已稱窘矣夫以武帝席文景之業孝和承明章之緒皆中國極盛際猶不免師徒外憊財賦内詘若此然

則中國之于虜亦奚必甘心狼望之北而遠鬬其衆哉況漢祖嘗以三十萬衆為冒頓所困是時百戰之餘威加海內勢非不盛也謀臣猛將非不多也輕車突騎材官勇士非不銳也虜之不可與力競亦已明矣夫虜既不可與競力則吾所以制之者當出於力之外既不必出塞徼虜則吾所以待之者當嚴於塞內矣是以獫狁匪茹侵鎬及方吉甫以戎車驅之至於太原而已王者之待夷狄其不與之較曲直爭勝負如此凡以重勞民耳擇其道不易其守察其勢不昡其機而今日禦戎之勝筭得矣勝筭奈何曰謹守

吾利而勿失敵之敗工用吾短而勿犯敵之長而已
夫虜之所以頻入塞者利吾金繒耳利吾菽粟耳利
吾畜產耳非能詳于山陵藪澤之形也非能辨于險
阨遠近上下之節也唯吾不知因地利以扼之故履
險若夷而擄掠不禁耳吾誠能明間諜遠斥堠繕城
堡時收斂使之掠無所獲攻不能克則虜氣沮矣重
關疊障限隔中外亙徑峭壁一夫當千况賊衆遠來
吾為地主凡兵法所謂圍地圮地險形阻形天羅天
井等地皆吾所諳而虜不能測者謹守而伺之不失
其便使虜動有所罣行逮所之則衆心惑矣我所短

者卒寡也力弱也氣怯也虜所長者衆也馳突也野
戰也兵法曰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故孫臏計日
減竈而龐涓死總偷銜枚躡敵而皮室誅狄青鳴鼓
止士而智高敗今虜深入吾地縱騎肆掠至無憚也
至不整也至不相屬也飽橐而歸唯所欲取負重道
遠不惜騎力比罷極則日數里而已其氣又至惰也
苟有一夫躍劍而起于路隅則狼顧豕奔無復鬭志
矣此弱可擊强寡可擊衆術也平原易地雖有練士
莫與之鬭技虜氣方隆雖有選鋒莫與之爭雄堅壘形
敵東西互見山林遠近張為疑兵晝歛旌旗夜多火

皷使之欲退不敢求戰不得饑渴疲勞日夜不息視
在吾地若處阱窖悔其先至戒於後入夫然後而勝
乃可保也得利則盡銳以蹙之不得則詭行以驅之
而虜之完出者希矣兵法曰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故
李牧以示怯而走東胡又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故
曹操由間道而斬蹋頓此皆戰于塞內因寇之至而
驅之故用力不煩而制勝全耳夫虜猶禽獸也見利
則爭攫而不厭遭衂則奔迸而不耻其數入塞夫固
恣利所獲而亡害之恤耳一受挫則終身創矣吾誠
因利乘間而效一奇即邉烽數年之熄可保也不是

之務而諉曰用衆將見勝負未可期而吾之力先自
困矣蓋出塞擊虜非衆不可而守圍則否矧李靖追
虜磧口其所將三千騎耳而頡利以擒則出塞亦豈
全恃衆耶取國決勝非衆不可而禦虜則否况昆陽
淮淝之役莽堅以百萬衆殞其巨帥渭曲之戰宇文
泰乃以數千騎走其勍敵衆之不足恃亦旣明矣夫
苟不揆夷夏之宜不綜古今之故必欲并力制虜快
心于一逞是徒知趙奢之談兵而不鑒長平之覆卒
豈通方之論哉嗚呼是固然矣乃今日請塞保民之
畧則猶有可言者蓋兵不必增也而舊額不可不充

也昔張說之奏汰邊兵蘇軾之議革禁卒以兵羨於額耳今各邊營衛關實其數視原額不啻減半句補而召募之務取盈焉非法之不可已乎若又團練鄉兵教之騎射官為較試不隸於籍則人自為兵而邊不患於乏卒矣賦不必加也而屯田不可不墾也昔晁錯之實塞下充國之困先零皆用屯田利耳今各邊屯種荒穢侵沒而屯卒抵冒空籍擇膏土而區分之廣墾薄徵非法之不可已乎若又疏通鹺利務收本色嚴禁豪強杜其攬中則商自樂趨而兵不患於無食矣安塞保旺其長筭無出此者今日疆場之臣

亦惟豫其所以自治之術而不失其所以待虜則善矣固無庸料衆寡為也謹對

附錄隆慶戊辰武舉程策一道

審勢而定謨者保邦之畧也觀變而應機者制敵之權也勢有定形敵與我分焉是故強弱異力勇怯異氣治亂異心審辨而謹慮之彼己之度見矣變無常應敵與我共焉是故主客互乘利害互取工拙互易慎伺而急赴之正奇之筭得矣勢定於平時則謀師者貴有萬全之術猶之醫師勝人之虛實壯怯而補瀉之也變決於俄頃則制敵者貴有不測之用猶之

醫師視病之寒暑陰陽而攻劫之也故不審勢者不可與較兩敵之情不察變者不可與同三軍之任古今成敗安危之效其布在方冊者蓋既備且晰也比類形實錯綜權變而今日制属保邦之大較可借前籌畫矣且兵法昉于軒轅迄今傳于世者多矣而唯孫武子十三篇者最為兵家所尚而其論攻守分合之形奇正循環之用信乎其屢變而不同也然嘗反復其編求其大指所在不過曰知彼知己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已矣其論所以知之之道亦不過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已矣索情之術其狀千變更

僕未易數者請就明問所及陳之夫兵寡之不能敵衆也亂之不能敵治也勢也使或寡在我而亂不在彼焉其所以制其變者何如哉盖人之情莫不嗜利而矜勝也見利而爭趨則勢分恃勝而忘備則節亂故其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是以曹操委白馬之輜重而文醜授首敵之衆不當寡矣李靖乘委舟之衆亂而蕭銑面縛敵之勝轉爲敗矣兹非有合於法與夫吾之卒欲其致攻于敵也敵之卒亦欲其致攻於我也勢也兹欲使彼己之卒皆爲吾用焉則所以制其變者何如哉盖人之情莫不惡害而欲利也使

敵以害激之則吾人怒敵使吾以利歆之則敵人悅我故其法曰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是以田單縱反間劓降掘壟而騎刼夷于憤卒趙充國布賞格厚利購豪而楊玉誠于羌黨茲非得法之勝與夫水初決于堤也當者摧敗及既靡則杯土障之矣火初燎于原也莫可嚮邇及既殺則勺水湮之矣唯兵之氣亦然是以法曰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故皇甫規不救陳倉之攻而王國卒以走死得治氣之術也苟戈遇虎兕將奮勇而直前徒手遇蜥蜴或却立而失色惟兵之情亦然是以法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故

吳玠預設神岔之伏而兀术僅以身免得廟筭之勝也由是知兵無常勢制而用之存乎法法無常用神而明之存乎人此六君子者蓋皆明于虛實之情審于取與之計勝在于我則固而守之使敵莫能與之爭勝在于敵則多方誤之使我要之於不可敗啓所謂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者乃故委輜重以餌敵延津之計得矣乃躬爲烏巢之襲豈預知郃覽之必降耶微矣孝恭之出非請意也見可而進遂變初謀其赴機不亦敏哉昔晉侯栖舍于墓因之下曹使遇田單則適落其度內矣羌黨多攜故賞購得行若元吉之

購敵德徒貽之哂耳嵩之不救陳倉以守固而攻難也宋義欲承秦趙之敝則失天下之大機玠之伏神岔與耿弇之獲張步如出一律豈二虜俱犯輕敵不虞戒邪故變者所以輔勢也古者所以鑒今也即古人窺敵制勝明效顯跡若此則今日制馭夷虜之道有可得而言矣夫我國家以神武開基膺繼嗣烈威靈赫濯震于殊俗穹廬遺孽其不敢彎弓南向有年矣邇因孳孽漸蕃複聚而為邊患東自遼薊谷雲西連凉夏無不被其蹂躪戕掠者而我兵多逡巡顧望擇便自保間有奮戈挺矛以與虜角者又多狼狽不

振議者遂謂虜勢強且衆中國不可與敵夫使虜視
中國真強衆也古人且有以制之矧中國未必弱且
寡哉于此而為之法使其強無所用而衆不能相為
使豈無古人已試之規哉夫虜貪慾不厭既入吾境
唯利所在縱橫肆掠不必誘之而自趨也鳥驚獸散
三五為隊進無嚴伍止無堅壁不必撓之而自亂也
其酷鷙好殺所過赤地邊民日夜涕泣思報其父母
兄弟之讐其怒不俟激也虜輕出寡謀入吾地而亡
戒備苟不怯千金以購虜首不唯吾之勇俠思奮而
虜且有肘腋虞矣故貨可得而取也擄掠既饜負載

累重力疲道遠千里饑渴將卒相失前行後止當斯時也虜氣之惰歸甚矣苟有精騎數千分道而搭之如獵師之掩群鹿可以大得志吳子曰暴寇之来必慮其强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此之謂也崇崗復嶺虜所出入絶澗懸壁無地不有加以叢林綿亘斥澤沮洳當斯時也虜其能有備乎苟以死士數千潛伏而突之如鷙鶚之搏鳥雀可以立奇功吳子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阸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今有少卒卒起阸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此之謂

也夫虜兵之趨利也虜兵之亂也虜氣之惰歸也皆虜之敗道也而虜之內訌數矣卒未嘗遭大挫我兵之怒敵也我兵之甘賞也我地險之足恃也皆我之勝道也然吾之外攘久矣卒未嘗奏膚公若是者何哉尉繚子曰兵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鬭氣奪則走司馬法曰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人有勝心惟勝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皆言勝敵之在氣也今吾士衆為虜積威所刼巽愞特甚所謂奪則走而惟畏之視耳故欲創敵必先之作氣氣振而後法可用矣或疑士氣久敝卒振而起之為難者不然也方秦圍趙

鉅鹿諸侯兵十餘壁莫敢先動項羽所將項梁敗散之餘旅而江東之脆士也羽破釜沉舟示以必死遂破秦兵十餘萬虜其大將趙宋兵最怯靡遇敵輙奔北岳飛將之遂百戰無前虜擬之撼山今我兵雖弱其視南渡之衆江東之旅固不侔矣訓練激厲顧將之所以馭之者何如耳是故越王式怒䵷而士卒奮此以機而作其氣也李牧日椎牛而士請戰此以恩而作其氣也楊素斬前却而創達頭此以威而作其氣也秦摎用孟明而取王官此以恥而作其氣也況燕代秦涼之亡自古稱沉鷙材勇誠上之人有以倡

卒而振刷之雖以掃老上之庭懸郅支之首亦可幾者而豈不足以伸薄伐之威哉故論今日欲壯中國之勢莫先于作士氣士氣既作豈惟古人成法可用將窺敵審勢而制變無窮矣介冑之士輒敢易言兵事若此惟執事恕其狂而教之